

司。美国认为，制裁伊朗需要停止和它进行贸易，而这家中国公司继续和伊朗开展石油贸易。过去几年里，美国也曾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制裁，但制裁像振戎公司这样的普通能源企业还是第一次。

美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我们注意到中国中东政策正在出现非常积极的变化。比如，

今年初，中国大幅减少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温家宝总理也在年初特意访问了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谋求能源多样化或巩固能源纽带的外交努力，也代表了中国中东战略的新趋向。

总的来说，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同盟关系。我们相信，中国也同样需要在中东地区构建

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美关系不乏分歧，但双方在中东地区正面临着全新的合作机遇。■

(迈克尔·辛格 (Michael Singh) 系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中东政策顾问。本文系作者近期访问上海期间发表的演讲，由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所王震整理，未经作者审定。)

海湾国家伙同西方联手搞掉卡扎菲政权，并正在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实际上正在从内部摧毁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最后一点火种，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破碎化趋势。

海湾小国：中东“特洛伊木马”

文/田文林



▲ “阿拉伯之春”以来，海湾国家尽管自己国内也抗议频频，惶惶不可终日，却在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采取与西方一致的强硬立场。图为2012年3月13日，巴林示威者游行抗议警方暴行。图/CFP

惊魂甫定，便“兄弟阋于墙”

当前，中东正经历沧海桑田般的政治剧变。在此轮政治变革潮中，海湾国家成为惹人瞩目的独特群体。在中东动荡初期的“政权更替潮”中，它们同样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轮冲击和倒台的对象。为此，这些国家加强内部整改，出台种种惠民政策，在地区范围内则开始“抱团取暖”：沙特与阿联酋出兵帮助巴林镇压民众抗议；沙特向巴林和阿曼提供200亿美元经济改革援助；接纳摩洛哥和约旦加入海合会，组建中东君主国“神圣同盟”，等等。随着西方介入中东剧变，其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3月的利比亚战争，中东政治生态环境被强行打破。由于西方有意偏袒，加上自身家底较厚，海湾国家在中东政权大地震中总算保全自身。

可是，这些国家惊魂甫定，便在中东舞台上日趋活跃，与西方联手在部分阿拉伯国家策动政权更替。卡塔尔和阿联酋甚至直接派兵参与“围殴”卡扎菲，上演了一出“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在叙利亚政局动荡加剧后，海湾国家也积极策动将巴沙尔赶下台，不仅提出“一边倒”的调解方案，推动阿盟停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还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乃至军事威胁。2012年2月4日在突尼斯举办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普遍被认为是反巴沙尔势力的“集结号”。

海湾国家的举动出人意料。阿拉伯人有句俗语：“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的表亲反对陌生人。”这话是说，阿拉伯人的亲疏观念是“同心圆式”的。按此逻辑，在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前所未有政局动荡之际，阿拉伯国家理应联合自强，或至少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问题，但海湾国家却借机挑起内

江，而且主动配合西方国家打压自己的阿拉伯兄弟。

海湾国甘当西方“马前卒”

海湾国家的外交行为，固然有教派争端、政体差异以及争夺地区领导权等因素在起作用，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中东地缘破碎格局的必然结果。

琼·戈特曼曾将国家分为“亚历山大式”和“柏拉图式”两种特性，前一种以那种通过征服而获得庞大领土的国家为代表，后者往往是由一个城市加上其腹地组成的小国。前者是领土型的，夺取和统治领土至关重要。对后者来说，最关注的是将自己纳入一个更广阔的体系之中。

而在海合会6国中，除了沙特，其他5个国家都是典型的“柏拉图式”国家。这些国家国力薄弱，而且处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走廊地带，因此其怀有一种持久的不安全感。由此决定了其不得不依附外部强权才能过活。在军事上，海湾国家几乎都将安全事务“外包”给西方大国。目前，美国在海湾小国均有军事存在，如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卡塔尔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此外，阿联酋还将法国首次拉入到海湾地区。2008年，阿联酋又允许法国使用该国军事基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投桃报李，其在访问阿联酋时宣称：“当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法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

在经济领域，这些国家由于不具备实行进口替代的基本条件，其经济体系从一开始就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大部分投资于西方市场，卡塔尔、阿联酋等国都以“自由开放”标榜，这实际就是附属西方经济体系的表现。

进一步追溯，海湾国家的蕞尔小国处境，乃是当年西方刻意制造的结果。海湾地区原属奥斯曼帝国管辖，19世纪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其对海湾这一边远地带的控制日趋有名无实。而当时的英国作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为了保持从欧洲途经海湾到印度航道的安全，积极谋求控制海湾地区，防止该地区出现威胁英国航道安全的地区大国。为此，英国通过幕后操纵指挥，扶植起众多小国家，这些小国纷纷效仿英国君主政体，传统的阿拉伯部落酋长一夜间变成了国王。

与此同时，当年英国在推进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同时，还在这些小国与邻国之间有意播下不和的祸种。很显然，这些海湾小国根本没有实力同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大国较量，由此决定了它们不得不引入第三方势力，借助外部强援平衡地区大国影响。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小国在各方面如此依附西方，当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在该地区保持和拓展霸权的马前卒。

阿拉伯世界碎片化加剧

阿拉伯世界由于缺乏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加之彼此政体、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使中东始终未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使中东成为西方大国任意驰骋的权力竞技场。冷战后20年时间，西方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其中4场在大中东/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和利比亚）。阿拉伯世界具有数亿人口、广袤地域和丰富石油，却屡屡

遭受外部欺凌。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其基本路径就是像现在的欧盟那样，不断强化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东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试图重新“缝合”中东地缘版图的积极尝试。然而，该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敌对势力的围剿和绞杀。以色列作为当初英国有意在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安插的楔子，其在数次阿以战争中击败阿拉伯军队，客观上使阿拉伯民族主义一蹶不振。而1990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导致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更给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致命一击。

即便如此，阿拉伯国家团结统一的信念仍在。而利比亚和叙利亚正好代表着该政治思潮和运动的最后遗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上台后，一直谋求阿拉伯国家联合和合并。而叙利亚更是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在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但当前海湾国家的外交干涉，其打压对象恰好是那些主张或曾经主张阿拉伯联合的共和制政权。海湾国家伙同西方联手搞掉卡扎菲政权，并正在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实际是正在从内部摧毁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最后一点火种，加剧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破碎化趋势。

政治保守主义上升

鉴于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仍是如何摆脱弱势地位，真正实现自立自强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选择，也应主要着眼于国家/民族层面，尽可能动员和整合国内各

方力量，而非一味增加个人层面的民主自由。

从这一意义上看，当前中东政治中真正能够实现社会动员，而且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政治体制，恰好是当前被不少人诟病的“威权政体”。其主要代表就是此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体。这两个国家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并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安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不断抹黑和打压持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肯定，如果西方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同时，西方为更好控制中东，又在竭力扶植和推销一种更为落后的政治制度。当年英国在挑选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时，英国外交部官员说得非常直白：“我们所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的国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机构；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证。”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国家保留最多的地区，海湾国家更是清一色的世袭君主制。这些政权统治基础孱弱，根本不具备独立自主、抗拒外压的能力，只有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利益。这就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比如，沙特就曾与美国合作打击过各种敌人：苏联的共产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主义，伊朗的霍梅尼主义，以及“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而现在，它们又在“阿拉伯之春”中联手，反对所谓的“激进国家”。

西方干预中东剧变，是要收拾中东不听西方号令的刺头和夙敌，最终将整个中东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而海湾国家积极参与，则是借西方之手除掉自己对手，防止中东出现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变革。海湾国家与西方的结盟，类似19世纪初欧洲君主国组成“神圣联盟”围剿拿破仑，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一种有利于保守落后势力的制度安排和地区秩序。

于是，可以看到，在西方和海湾国家的里应外合下，以“争民主、求富强、反依附”为诉求的中东剧变，日趋变成“中东乱局”，政治保守主义日趋回潮：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如突尼斯、埃及、摩洛哥）、王朝复辟势力蠢蠢欲动（如利比亚）、部族分离意识重新抬头（如利比亚东部3月6日宣布自治），部分中东国家多年来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如妇女解放）。可以肯定，如果中东转型沿着这条路往下走，阿拉伯世界未来前景只会更悲惨，进一步依附西方。

这些海湾小国在帮助西方策动中东“激进国家”政权更替时，固然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考虑，但不要忘了，正是因为西方需要利用“第五纵队”来对付那些不听号令的“激进国家”，才使海湾小国在西方战略棋盘上占有一席之地。一旦这些地区强国归顺到西方帐下，就像当年伊朗巴列维时期亲美那样，这些小国的利用价值也就消失了。从这一意义上，海湾小国应该保留而不是颠覆这些反西方国家。当前海湾小国甘当西方“马前卒”和“特洛伊木马”，不仅毁掉了阿拉伯民族复兴大业，也终将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